




# 文化与自由： 唯物史观创新研究

Culture and Liberty:  
A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张三元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文化与自由： 唯物史观创新研究

Culture and Liberty:  
A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张三元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自由:唯物史观创新研究/张三元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216-09006-3

I. 文… II. 张… III.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0125 号

责任部门:时政经济分社

责任编辑:张红宇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邮编:430070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70 千字

插页:3

版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6-09006-3

定价:46.00 元

---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导言 唯物史观的自由理想与文化向度	1
一、实现人的自由是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	1
二、实践是人类走向自由的现实基础	5
三、文化是人类通往自由的“另一条道路”	7
四、中国道路发展的文化路径	11
第一章 科学世界观以及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16
一、科学世界观确立的主要根据	16
二、科学世界观理论形态的阐释	20
三、科学世界观理论形态的再证明	29
四、唯物史观视阈中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36
五、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	41
第二章 在历史中揭示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	47
一、抽象的人：一个抽象的空洞	47
二、现实的人及其时代精神	51
三、“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新阐释	64
四、总体性的人及其主体性	72
第三章 文化进步是人类发展的标志	79
一、物质文化之于人的发展的基础性	79
二、制度文化之于人的发展的规范性	89
三、生态文化之于人的发展的交互性	99
四、人文精神之于人的自由的引领性	107
五、文化与人的发展的阶段性和相对性	117
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四个维度	121

第四章 基于社会和自我实现的证明·····	128
一、人的尊严的唯物史观基础·····	129
二、人的尊严与人的自由·····	139
三、人的尊严的当代意蕴·····	149
四、人的尊严的实现途径·····	159
第五章 自由与人的本质的贴近关怀·····	167
一、马克思自由观的逻辑进路·····	167
二、马克思自由观的三个核心范畴·····	179
三、马克思关于自由的三种形态·····	191
四、马克思自由观的伦理意蕴·····	205
第六章 文化的自由与自由的文化·····	218
一、立足现实与超越现实·····	218
二、物质生产与文化谱系·····	228
三、自由精神与文化品质·····	241
四、历史变迁与文化命运·····	251
第七章 现代性视阈下的精神文化生产·····	264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与马克思的视角·····	264
二、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意义·····	274
三、精神生产与现实生活的重塑·····	281
四、文化的资本逻辑：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质·····	294
五、资本的文化逻辑：文化产业的辩证审视·····	303
第八章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构的旨归·····	310
一、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1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	315
三、文化生产力的时代精神·····	319
四、驾驭资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	321
五、中国道路的精神引领·····	326
主要参考文献·····	333
后记·····	337

## 导言 唯物史观的自由理想与文化向度

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学说。尽管唯物史观内涵丰富，视野开阔，但归根到底，自由问题是其核心问题、根本问题。研究唯物史观，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在何为自由的问题上颇有贡献的话，那么，唯物史观则科学地回答了自由何以实现的问题，即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的现实路径。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 一、实现人的自由是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

任何哲学都有自己的任务。马克思之前哲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是在理论上阐释何为自由的问题。作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有自己的任务，即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那么，为什么要改变世界以及如何改变世界呢？答案很简单：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本书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理解为一回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即是人的自由的实现过程，人的自由是人的解放的表征和确证，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即人的解放以人的自由为目标，人的自由以人的解放为前提。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了“人的解放”这一根本任务，指出德国革命的前景是“人的解放”而不是“政治解放”。在与该文同时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指的是封建社会的解体及“市民社会的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解放。这一解放的结果是：“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而“人的解放”将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使个体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

系中，成为类的存在物，使人自身的社会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并同自身相分离。<sup>①</sup>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文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者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sup>②</sup>。这种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际上是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文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要消除“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sup>③</sup>。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将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④</sup>。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sup>⑤</sup>，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由此可见，人的自由这个目标和任务作为一条主线或最高原则贯穿于唯物史观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是一种“宏大叙事”。

问题在于，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中，人的自由何以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马克思的自由观与以往一切自由思想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唯物史观关照现实，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实现了哲学任务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二是唯物史观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使哲学世界观的出发点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个人”。

毫无疑问，对异化劳动的揭露和批判是马克思自由学说的现实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指人的不自由状态，或者说，异化是私有制成为人的自由的桎梏的表现。因此，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异化一开始就是对现实中不自由状况的描述。与费尔巴哈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来理解不自由不同，马克思一开始就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中，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中的各种不自由的现状。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核心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批判。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展示了私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制条件下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遮蔽和否定人的主体性，从而使人不自由的残酷现实。在《形态》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将异化看成是社会关系——分工是其产生的根源——的异化，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自由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论》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部结构——主体和客体的矛盾中，把异化和自由的关系阐释为一个完整的矛盾结构，同时还将二者的相互联系叙述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他对资本主义主体与客体、异化与自由的辩证把握，又成为叙述整个人类自由史的一把钥匙。<sup>①</sup>正是由于这种揭露和批判，马克思确定自己哲学的任务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这种异化即不自由的状况。共产主义是扬弃异化即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因而是自由的真正实现。

当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不自由状况的揭露和批判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对异化状况的批判是一种建设性批判，即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不自由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自由的未来。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机器大生产分析和批判的科学态度上。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以机器大生产为显著标志，因为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马克思认为，在人的自由问题上，机器大生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机器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它是异化的一部分。“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sup>②</sup>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又为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准备了条件。这个条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物质基础。机器大生产改变了财富的生产方式，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

① 参见刘伟：《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6～487页。



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sup>①</sup>二是自由时间。机器大生产使生产力的增长不再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唯一方式，相反，“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sup>②</sup>。三是确立了现实意义上的自由的主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的主体是资本，自由是资本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对于劳动者而言，是一种“骗人的形式”。把资本看成自由的主体，是在自由问题上颠倒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否定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由的主体，而资本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作为主体实现自由的手段。这样，马克思完成了自由主体的第一次转换——由物到人。马克思所讲的人，不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所讲的“自我意识”和“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即现实的人。在这里，马克思实现了自由主体的第二次转换——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人”主要指的是雇佣工人，即工人阶级，也就是劳动者，这个主体是机器大生产的产物。也就是说，马克思把自由问题上资本统治下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找到实现自由的现实力量。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所要实现的目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类真正的自由实现的社会。工人阶级“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变的历史过程”<sup>③</sup>。这个历史过程正是人类实现自由的历史过程。这一点对于回答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正是由于自由主体的确立以及自由主体的实践活动，才使唯物史观的自由理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 二、实践是人类走向自由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文简称《提纲》)中确立的。在《提纲》中,马克思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的现实基础和现实力量。马克思在确立“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基础上,明确了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根本任务是“改变世界”,并且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可以说,这几条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即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则,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实践看成是改变世界的根本方式或根本途径,而这个“世界”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中的人类”。因此,改变世界就是改变人类的命运或存在方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提纲》中赋予新唯物主义实践观以引领人类通往解放与自由的历史任务。

这里必需展示出一个角度: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是劳动或实践。马克思的这个论述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是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迫的强制劳动”而言的。在《形态》中,马克思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自由的活动”明确提升为“自主活动”。显然,后者更加成熟和深刻。而“自主活动”最终必然导致“自由个性”。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自由个性是最高阶段,即是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由此可见实践之于人的自由实现的真正意义。

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时,往往把“实践”与“劳动”等同起来,又把“劳动”与“物质生产”看成是一回事。应该说,前一个“等同”基本没错,后一个“一回事”却显得片面。的确,在《形态》中,马克思把思维抽象的实践归结为思维具体的物质生产,但马克思还说过,“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sup>①</sup>。因此,把劳动和物质生产直接划上等号,显得过于简单。但这种理解又包含着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种思想在《形态》中得到了充分伸张,或者说,马克思在《提纲》中制定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在《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和阐述。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实践是整个现存世界的基础,是变革现存世界的核心动力。马克思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指称“共产主义者”,而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手段只能是实践。因此，实践性是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强调实践重要性的同时，认为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的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些都表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唯物史观以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在传统的观念看来，尤其是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被归结为生产力，进而形成经济唯物主义，从而使唯物史观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在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并不等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它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基本的方面。但下面所讲的生产力主要是指物的生产这一方面，即生产力中的经济因素。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讲到生产力时，主要是指其中的经济因素。生产力对唯物史观的确立以及实现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人的自由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埃尔斯特所言：“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则处于舞台的核心。”<sup>①</sup>这也正是一些人把唯物史观看成是经济决定论的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通向自由的“第一条道路”。人的自由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当然，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从而创造高度发展的物质条件，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的词典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几乎是同义词，道理很简单：人的自由既是一个过程，一个发展过程，又是人的发展的表征和确证，或者说，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人不断发展的结果。所以，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人的发展的当然前提，“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sup>②</sup>。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作为一个生命存在，人要创造，首先得生活，而生活离不开吃喝住穿这些基本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人们走向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加，只能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

① [美]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2 页。

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sup>①</sup>。二是消灭旧式分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之所以是一种“骗人的形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私有制及其旧式分工。在私有制条件下,旧式分工使劳动者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被划分为一定的活动范围,固定于某种劳动形态,每个人只熟悉生产的某一部分,从而造成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这种旧式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当然,消除这个障碍的条件也只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才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的自由才有可能,而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真正的共同体中。“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sup>②</sup>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这个共同体实现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最根本的条件。

总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走向自由的第一条件,或者说,是第一道路。“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sup>③</sup>

### 三、文化是人类通往自由的“另一条道路”

经济决定论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个单线条的机械的历史理论,把人类发展史看成是一个单线条的机械的过程,从而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的唯物史观。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埃爾斯特所言,根据科斯塔斯·帕帕约的理解,“马克思相信,人只有通过生产劳动(它狭隘地被当做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帮助来改造自然)才能实现自身。这必定是一个错误。马克思当然相信,通过艺术的自我实现会和技术劳动或科学劳动一样获得回报。创造(而非生产)乃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核心”<sup>④</sup>。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唯物史观在强调经济发展即生产力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从来没有否认文化性或精神性因素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针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恩格斯在晚年的一些通信中做了明确的说明。这些说明被有些人看成是恩格斯晚年背叛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④ [美]乔恩·埃爾斯特:《理解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的证据。“背叛说”荒诞无稽，不值一提，但我们可以通过揭示这条线索凸显出唯物史观或马克思自由理论中的文化维度。

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时，马克思的两个论述必须得到重视。一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解放时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sup>①</sup>在这个论述中，马克思强调了哲学（精神武器）之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二是《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sup>②</sup>在这里，马克思既强调了人的思维离不开实践这个基础，同时又肯定了思维具有现实性和力量。联系到前面引述的三条，把这几条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就会得出真理性的思维也是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的结论，由此展现出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文化是人类通向自由的“另一条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借用马克思所言。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曾指出，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与自己相同的结论。这里借用过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强调文化因素之于人的自由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判断和一个价值判断来展开这个维度。

一个事实判断是：一部人类发展史实际上是一个人类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文化经历着从自发到自由自觉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文化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进程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或者说，文化进步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原初动力，甚至可以认为，人类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人的发展存在着三个阶段，除了生产力状况的因素外，文化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自由个性”，展示的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也要受到文化发展状况的制约，或者说，人的每一步发展，既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也与当时的文化发展状况相适应。在这一方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文简称《起源》）中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人们一般把《起源》看成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但我却把它看成是一部人类文化史，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走向自由的重要动力或重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途径。

一个价值判断是：实现人的自由是文化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或者说，人的自由是文化进步的尺度和标志。其实，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理论，因为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作为一种科学的文化理论，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方式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当然，不仅唯物史观，凡是真正的文化或真正的哲学，都以人的自由为根本价值取向。在根本上，人的自由以人的主体性的增强为落脚点或根本归宿，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即人的自由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方面，卡西尔对人与文化关系的认识是颇为深刻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存在论和发展论的角度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一方面，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根本不同在于劳动，也在于文化。文化使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别开来。正因为如此，卡西尔说人是一个文化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文化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文化是“人们生活的方式”（胡适）或“人类生活的样法”（梁漱溟）。这是广义的文化理解。人的形象是具体而丰满的，人的尊严、自由和全面发展构成了人应有的基本形象，或者说，这些要素体现出人的基本的生活样态。在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是一种“物”的因素，这种“物”与人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是人的世界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构成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社会存在不可能不具有任何精神性因素，社会实践也绝不可能只是纯粹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也是生产的重要内容或方式。“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这就是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同时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sup>②</sup>在这里，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内在意识与社会存在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新社会，自由的人实际上就是获得全面发展的人。而人的全面发展，绝不只是人的肢体或生理上的发展，它必然包括人的精神等因素的发展，甚至可以认为，人的精神性因素的发展更具实质性意义，人的精神发展和高尚灵魂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统率的作用，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西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3 页。

②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71～72 页。

因为只有精神生活极其丰富且精神境界极其崇高的人，才能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这是狭义的文化理解，即我们常说的精神文化。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精神因素是文化的两个基本的层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人的生存方式既构成人的精神生长的基础，也要以一定的精神为引领。可以说，在人的生存方式中，人的精神因素具有决定性或关键性，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作为精神性的内在于主体世界的存在形式和思维建构能力则是文化更为根本的特征，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追求自觉、自由活动的内在精神和过程”<sup>①</sup>。因此，我们在勾画出人的基本形象之后，必须深入到人的内在即精神的层面探寻人类走向自由的奥秘。当然，我们在勾画人的基本形象时，总是以精神为魂，现实的人及其尊严、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实质上体现出人类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精神和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研究以狭义的文化为理论基点，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在广义文化的宏大背景中聚焦于狭义的文化精神。

作为狭义的文化，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生产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洞悉文化作为生产力对于人类走向自由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也才能科学地理解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无可争辩地是一种生产力。《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在肯定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后重申了这一思想，因此，我们可以将之看成是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何谓科学？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sup>②</sup>这句被删掉的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思想：人类史实际上是一部文化史，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居于文化的核心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史，即人文历史科学。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怎么阐释或引申，这里所讲的科学无疑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物，当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而这里所讲的文化，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是指“思想、观念、意识”和“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指“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在内。总之，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性因素。埃尔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关于社会关系的科学不是生产力。这不符合唯物史观的思想实

① 胡海波、郭凤志：《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19页。

际。我认为，文化是生产力。

之所以说文化是生产力，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文化的本质功能在于以文化人，即涵养人的精神与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会给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其实，这种“反作用”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才有意义，因为在根本上，人是生产力中能动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因此，人的发展实际上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人的发展。二是在任何时候经济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它总是与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文化在受经济影响的同时，它也在影响着经济，甚至有时候对经济发展起一种引领作用。譬如，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虽然要遵循一些共同规律，但两者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质也是十分明显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质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贝尔的认识有独到之处。“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sup>①</sup>文化不同必然导致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不同，而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不同则必然对经济发展及其特点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中国道路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三是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越来越成为资本扩张的动力，为资本开辟新的发展空间。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基本样态，精神需求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需求，因而，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这种条件下，文化与资本的有机融合已是必然，其结果可能是双赢，即文化在资本的支持下获得快速发展，资本在文化的驱动下开拓新场域。

#### 四、中国道路发展的文化路径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即在现代性和全球化不可遏止的浪潮中，如何坚持中国道路，把握自身，从而为人类发展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既是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历史责任，也是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

<sup>①</sup>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978年再版前言第2～3页。



中国道路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这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具体目标和崇高理想。具体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崇高理想是引领人类走向马克思所指引的自由王国，即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呢？恩格斯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sup>①</sup>自由的人当然是自由王国的主人，或者说，由自由的人所统领的王国就是自由王国。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也就是说，自由王国是一个精神生产高度发展和精神生活极其丰富的领地，自由的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否定物质因素或经济状况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而必然王国则是一个“真正物质生产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物质财富有了较丰富的积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目光开始投向“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一方面，吹响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另一方面，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自由是其中的核心因子和关键因素。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它既展示出唯物史观之于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又昭示了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所指引方向的高度契合，以及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当然，我们之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发展关口提出文化发展以及自由的目标，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即在市场体制中，物化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据卢卡奇的理解，物化是异化的表现形式，是指当商品经济的结构在社会各个层面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形式时，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一切对象性的形式和主体性的形式都被打上了商品物化的烙印。“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性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里”<sup>②</sup>而形成物化意识，人屈从于物的统治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状况实际上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性”。尽管马克思和卢卡奇揭示和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不自由的状况，但这种揭示和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有效的。毫无疑问，在人的发展问题上，我们仍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不仅没有摆脱物的统治和奴役，而且还有不断加重加深的趋势。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sup>②</sup>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1页。